

深入浅出：参加文津读书沙龙活动的感想

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刘波

第二届国家珍贵古籍特展期间，古籍馆为配合展览，举办了近二十场讲座、沙龙，取得了非常好的宣传与普及效果。我有幸参与了一次沙龙，耳闻目睹并亲身感受到古籍馆配合展览举办讲座的思路与做法，在此，特将我的感想写出来，与同仁们分享，并期望得到同仁们的批评指正，以便将来可以有机会进一步改进我们的工作。

一、设定沙龙题目

《跨越千年的对话——敦煌吐鲁番文书解读》，是整个讲座系列的第一次沙龙。称为“对话”，在这里有三重意思：第一，沙龙的主讲人之间，以对话的形式讨论某些话题。其次，是沙龙主讲人与听众之间，就某些问题互相交换意见。第三，是主讲人、观众与展品之间的对话。因为敦煌遗书的抄写年代为四至十一世纪，距今时间为一千多年，所以这个沙龙的题目就叫做“跨越千年的对话”。通过对相关具体问题的解析，展品不再是一件件平面的卷轴，而展现出立体的、丰富的世界，有关的人物、事件似乎都是活生生的，解析、欣赏展品的过程犹如与古文献、与古人对话。跨越千年的时空，透过静态的文献，看到写本时代文献的方方面面，看到古代社会与古人的生活，这是我们这场沙龙所期望达到的目的。

二、安排沙龙形式

经讨论，我们对这次沙龙的形式进行了讨论，所谓“对话”，要有实际内容和具体形式，我们考虑使用类似访谈的互动方式。由史睿做沙龙主持人，引导沙龙话题，掌握整体节奏；而展品的具体介绍及相关问题的阐释则由林世田、史睿和我分别进行。三人之间有问有答，互相补充，形式比较活泼。完成前两个层次的对话后，我们又引领听众到展厅，进行现场讲解，开始第三个层次的对话——与听众之间的互动。

三、准备“对话”内容

应该说，这部分工作是基础，也是最需要花力气、动脑筋的部分。展览开幕之前，我们在撰写展览说明的过程中，便注意发掘、积累相关知识点，从展品流传、递藏经历、写本内容、时代背景以及写本形制等各个方面全面地解析每一件展品，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出来，整理成文字稿。文稿配以图片，后刊发于《中华读书报》。沙龙就是在这些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展开的。

具体引出话题的方法，是建立贯穿整场沙龙的线索，即对展出的几件写本时代文献，从各方面特点引申出系列问题，如展品时代、主题、历史背景、装帧形制、宗教、文化等相关研究问题，展开讨论。

此次展览中，有纪年的最早的一件展品是北凉神玺三年写本《贤劫九百佛名品》，它的年代仅比现知最早的敦煌遗书上海博物馆藏 393 年王相高抄写的《维摩诘经》晚六年，是最早的敦煌遗书之一。《佛名经》系列文献的存在反映了两晋南北朝时代佛名信仰的流行。它是敦煌遗书早期流散品之一，曾经廷栋、张广建收藏，有着曲折的递藏经历，由此引出早期敦煌遗书流散的话题，进而谈及早期流散品的辨伪以及追索流传轨迹的辨伪方法。卷尾题记有雌黄改字的痕迹，我们介绍了与此有关的一些文书学知识。题

记显示此卷是在高昌（今吐鲁番）抄写的，由此引出敦煌遗书的来源问题，并进而谈论到敦煌与吐鲁番的关系、高昌王国的历史变迁，介绍了阚氏高昌写本《易杂占》与高昌建昌五年（559）比丘义导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两件吐鲁番文书，进而涉及到书籍陪葬制度与粟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。通过这一件敦煌遗书的串联，由点及面地向观众传递了敦煌遗书的流散、辨伪与南北朝时期民间信仰、丝绸之路文化交流、古代文书学等诸多方面的问题，此外也介绍了展出的吐鲁番文书。

重点介绍的第二件展品是北魏普泰二年的《维摩疏》，由此介绍了东阳王元荣的造窟写经，通过它与前此不久的延昌年间令狐崇哲监造写本的对比，引出藤枝晃教授关于敦煌北朝写本分期的看法，以及他关于书写材料对书法的影响的观点。这件展品钤有“木斋审定”印，由此引出李盛铎藏卷的真伪鉴别问题、作伪者的手段、周叔弢先生对待伪卷的严正态度等等话题，并再次谈及敦煌遗书的辨伪。

接下来，我们介绍了隋唐两代三件皇后施造的写经，即隋开皇九年（589）写本《大楼炭经》与唐上元元年（674）、上元三年（676）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作为宫廷写经的代表，这三件写经反映了皇室对佛教的热忱，也反映了隋唐时期的图书制作工艺水准，染黄、研光、上蜡等工艺。通过对武则天造经题记的分析，当时的官方写经制度跃然纸上，与当代出版制度进行对比，更让观众印象深刻。从题记的写经列位，又介绍了舍宅为寺的习惯与唐代长安寺院地位的变迁。

在分别介绍了民间写本、官府写本与宫廷写本之后，又以展品中的檀雅珍写本《优婆塞戒经》的改编为例，说解了书籍版本的演变问题，并介绍了题记与经文书写年代不一致的情况，以及武周新字与敦煌遗书的断代等问题。

最后，以归义军时期写经《佛说无常经》为线索，介绍了十王信仰与七七斋，及印度风俗与中国民间信仰的结合及其在民间的传播。

这次沙龙通过五件（类）展品，生发出数十个话题。这些话题涵盖面广，分布也较为零散，甚至分属不同的学术领域。由于很难以一场讲座囊括所有的内容，而且起承转合难免会有生硬的地方。采用对话这种形式，便于话题的转换，也便于营造一个相对自由、轻松的氛围，有利于开展互动。沙龙更强调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交流，更便于以某些展品为线索串联一系列发散性的话题，更适合展品赏析这一类的题目。

通过备展、展览与讲解、讲座，我们必须仔细观察、研究每一件展品，在向公众普及一些知识的同时，也能激发研究灵感，发现新的问题。比如，此次展览的展品中，元荣写经便有很多学术界几经讨论而没有最终定论的问题，很多写本特征对文献的真伪辨别也是深具启发性的，文书学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探讨。

举办一次展览，尤其是珍贵古籍展览，投入的人力物力都是非常大的，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用多种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展览，充分发挥展览的社会效益。展览不是简单地把文献拿出来打开给读者看，而是一个难得的普及古籍文化的讲堂。互动性的沙龙不失为普及古籍相关知识、吸引社会关注古籍保护事业的一种有益形式。